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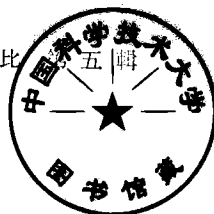
煤海深仇

回忆对比 第五輯



煤海深仇

回忆对比

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1966·合肥

煤 海 深 仇

回忆对比 第五輯

中共淮南煤炭分公司委员会历史编写組編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金寨路)

安徽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2号

安徽省合肥印刷厂印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: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張: $\frac{7}{8}$ 字数: 36 千

1966年4月第1版

1966年4月合肥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,000 册

写在前面的話

淮南煤矿蘊藏有丰富的煤炭資源。早在十七世紀，附近居民就开始到矿区用土法挖煤。一九一一年，这里出現第一座矿井——大通矿井，一九二九年建立九龙岗矿井，一九四七年又开采新庄孜煤矿。到解放时，这里旧有矿井只是大通、九龙岗二座，新庄孜矿不过是一个小煤窑。

解放前，淮南煤矿长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掠夺、摧殘，矿区煤炭資源受到很大破坏。旧有矿井設備很差，百孔千疮。冒頂、透水、瓦斯爆炸等重大恶性事故，經常发生。正如过去矿工歌謠中所描述的：“走投无路把炭掏，窑下掏炭命不保。”劳动环境十分恶劣。采煤全部用手鐮刨，肩抬筐运，生产效率极低。矿工們遭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，以及資本家和封建把头的殘酷压榨，終年劳累，却衣不蔽体，食不飽腹，过着十分悲慘的生活。老矿工們回忆說：旧社会的淮南煤矿是一所人間地獄。

解放后，矿山回到人民的怀抱，工人們成了煤矿的主人。他們在党的领导下，高举毛澤东思想偉大紅旗，在阶级斗争、生产斗争、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，艰苦奋斗，自力更生，發揮了无比的积极性和創造性。十六年来，生产建设取得了輝煌的成就。除对旧有的矿井进行了改造和

扩建，使其重返青春，成为现代化的大型矿井外，还以跃进的步伐，积极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新井建设工作。一九五四年以来，兴建的七对现代化大、中型新矿井，都已先后投入生产。产煤量迅速增长，一九五九年年产量就超过了解放前淮南煤矿三十七年内产量的总和。其他建设也有飞跃发展。围绕煤炭生产，相应地建立了煤炭洗选、机电修配、水泥支架等工厂。如今，当你站在古战场八公山之巔，纵观矿区面目时，那些雄伟的井架、高大的厂房、整齐的工房，星罗棋布；铁路、公路交错相接。入夜，万千灯火，纵横数十里一片金光，织成了无比瑰丽的图景。现在，淮南矿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新矿山。

随着生产大发展，矿工队伍也不断发生变化，现在大部分矿工已经成为有文化、能够掌握新技术的新型矿工。他们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，不断地改造思想、改进工作，创造和推行新技术、新经验，劳动条件根本改变。生产过程的机械化程度逐步提高，笨重的体力劳动较过去逐步减轻，由于矿工们认真执行了党的安全生产的方针和各项操作规程，有效地改造了煤矿“黑脏臭”的旧俗，使工作环境安全，巷道整齐清洁，空气流畅。多少人向往“井下的春天”，在党的关怀下已成为现实。如今各个矿、厂，大多有图书馆、俱乐部、电影院、学校等文化设施。医院、疗养院、保健站、托儿所等福利设施亦很齐全。当前，淮南煤矿全体职工，正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，以大庆人为榜样，奋发图强，积极开展比学赶帮超运动，为创办大庆式企业而努力奋斗。

想想过去，看看现在，我们淮南煤矿确实起了天翻地

复的惊人变化。为了让老一辈永远不忘过去身受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痛苦，更加激发自己的阶级感情；为了让年青的一代了解旧社会矿工的苦难和战斗，更加珍惜革命斗争果实，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未来；为了让全体矿工和其他劳动人民，永远牢记阶级仇恨，不忘阶级斗争，我们特从矿史材料中选编了一些今昔回忆对比的片断，集成一册，取名《煤海深仇》，作为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的读物。在编选过程中，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时间仓促，调查研究工作还做得不够充分，有些重要史料可能还没有挖掘出来，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，欢迎读者提出批评指正，以便今后修订补充，使这本小册子更趋完善。

中共淮南煤炭分公司委员会矿史编写组

一九六六年二月

統一書號：10102·571

定 价：0 . 1 4 元

目 录

写在前面的話	1
一、井下童年	1
二、活埋井下十九天	6
三、万人坑	11
四、血染淮河	18
五、万恶的封建把头	25
六、怒砸包工柜	32
七、两千矿工大罢工	40
八、护矿斗争	48

一、井下童年

我叫陶士成，今年三十九岁。在旧社会，当我还是十三岁的孩子时，就被迫在矿上干窑下活。

父亲惨死

我老家在黄河以北。有一年秋天发大水，黄河破了堤，一家逃荒来到安徽古堆集。哥哥到大通煤矿下煤窑，爹去给地主当长工。因为不愿忍受地主的残酷压榨，爹带着一家大小到矿上找我哥哥。指望挣碗饭吃，我和爹也在矿里徐庆福柜上登记下窑。谁知走出虎口，又入火坑。那时正是日本鬼子统治时期，鬼子不把工人当人待，用皮鞭、棍棒逼着工人干活，每天要干十五、六个小时。我爹是个五十岁开外的人，过去给地主做苦工，累弯了腰背，得了哮喘病，连觉也睡不安，有时还吐血块。当时窑底挖煤、抬煤，巷道低矮阴暗，又闷又热，爹喘的更厉害，手脚慢了，监工、把头一看见，就遭毒打。爹经不起这奴隶般苦役的折磨，不久病倒床上，整天发高烧。我和哥哥心里急得要命，也拿不出一文钱给爹看病。

一天夜里，鬼子带着汉奸、洋狗，手提东洋刀出来催勤。到了我家门口，一脚把门踢开，用手电向屋里一照，

粗声粗气地向我爹叫道：“上工快快的！”“我有病呀！”爹几乎用哭泣的声音哀求。“叭格牙魯！坏啦坏啦的。”一个满脸絡腮胡子的日本鬼子，呲着黄牙，破口大骂；同时举起棍来，朝我爹头上猛打。顿时皮破肉绽，鲜血直流。爹疼得身子直颤抖，为了避免再遭毒打，双手扶着墙，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被鬼子撵去上工了。爹因病重，又挨了毒打，到井下抬不动煤筐，把头说他“装蒜”，不想干活，用棍棒又将他打昏过去。工友们把我爹抬回家来，他脸上血糊糊的，紧闭着双眼，嘴角和鼻孔冒着血沫，有气无力地哼着，奄奄一息。当夜，爹就悲惨地死去了。

井下童年

父亲死后，家中生活更加艰难。我和哥哥仍旧留在矿上干活糊口。当时大通矿上象我这样十三、四岁的童工，大约有千把人。提起那童工的苦，真是千言万语诉不尽。资本家、把头，贪婪地榨取工人血汗，强迫我们童工干壮工的活。可是，他们对待童工，则连一点微薄的工资也不给，每天只发一斤多生虫发霉的麸子面，要咽咽不下，要吃吃不饱。下班以后，很多童工还常常得出去乞食。我当时在井下推車。半吨重的矿車，安の木轆轤，走的木軌道，两个大人推一輛車都很吃力，可是监工、把头却用棍棒硬逼着我们两个小孩推一輛。脚步稍慢一点，不是挨罵，就是遭毒打。推不动，我们就用肩膀和脊梁扛，干一班下来，肩膀和脊梁磨去一层皮。

有一天，我正和几个小伙伴推矿車。到了拐弯的地方，



車身猛一搖晃掉了道。身后的車全被堵住，这下可把我們吓坏了。正在这时，监工郑歪头赶来了，一句話沒說，举棍子就打，还罵我們：“不抵用的畜生！”我們几个，有的头被打破了，有的脸被打肿了，有的上了井一連几天都不能上班。我的头上至今还留着一块大伤疤。

另一次，一个童工叫王大头，推車慢了一点，被监工蔣庆仁看見，挨了几个耳光。王大头憤恨地回了一句：“餓得推不动，你凭什么打人？”蔣庆仁獐笑一声說：“人小胆子倒不小，敢跟我頂嘴！”伸手就抓了把煤往他嘴里塞，恶狠狠地說：“你餓，就吃下去吧！”王大头一手捂住

嘴，一手打掉了蔣庆仁手里的煤。蔣庆仁又用棍子向王大头胸口猛捣，王大头惨叫叫着倒在水沟里。这个狠毒的蔣庆仁又上前踩了几脚說：“你不吃就喝个够吧！”可怜的童工，力气小推不动車，就遭毒打。有时推不动車，被身后的車攆上，还往往被撞伤或轧死。那时候，童工的生命，在把头的眼里，不如只鸡，死了算命短。

旧社会矿工不如牛和馬

人們都說牛馬苦，旧社会矿工不如牛和馬。不論壯工或童工，住的是通間大席棚，日不蔽风，夜不挡露。吃的是生了虫和长了霉的麸子面，喝的是井下污水。干工連一双草鞋都混不上，一双脚被水泡的象两只烂紫茄子似的，血淋淋的口子老大，疼的钻心。由于过分劳累和疾病传染，工人生病得不到治疗，大批大批死去。无数矿工子弟，以及流离失所的农民子弟，被迫到矿上干活，陷入火坑，惨遭折磨。

一九四〇年六月的一天，有个十四岁的童工张新讓在井下推大車。他已經多少天沒有吃上一頓飽飯了，肚子餓得癢癢的。推了一会，实在推不动了。这时从大巷里飘来一股炒豆子的香味，他就順着巷道蹣手蹣脚走去。原来“馬号”里槽旁放着一袋馬料炒黄豆面。他看看左右无人，抓把豆子面就吃。刚吃几口，忽然外面有脚步声，一道灯光随即射了进来。张新讓吓了一跳，急忙躲在馬槽下面。

“他媽的，上哪里藏？”万恶把头王庆寒一边罵一边从馬槽下面拖出张新讓，用皮鞭抽打不算，还抓了一把草

往他嘴里塞，說：“今天，老子叫你跟馬一块吃！”接着，姓王的这家伙又把张新讓綁了起来，拉出去拴到兩輛煤車上罵道：“吃馬料，就得干馬活，今天你要是拉不走，我就叫你吃馬糞。”

张新讓身单力薄，哪里拉得动兩輛煤車呢？这时王庆寒端着一鏟子馬糞就往张新讓嘴里塞。张新讓实在忍无可忍了，他“呸”地一口連唾沫加馬糞一齐噴到王庆寒脸上。这下可恼了王庆寒，他把张新讓綁在馬槽上，打得死去活来。一直到第二天晚上才放了。

一声春雷矿工庆新生

一九四九年春天，一声春雷响，淮南解放了。我这过去被人家称作“煤黑子”“臭窑戶”的人，和千百万个受苦人一样，翻了身，成了国家的主人。从此，我干起活来，全身是劲。一九五二年，我先后三次被矿上評为劳动模范。一九五二年十月十日，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后来党把我送到干部学校学习文化和技术，培养我成为采煤队长，我領着全队九十多个同志，年年月月为国家为人民生产着煤炭。

解放后，矿上根本取消了童工制度。为了讓矿工子弟获得充分的学习机会，矿上还办了十几所矿工子弟学校，普及了小学教育。我的孩子也上学了。他們正过着幸福的童年生活，在党的教育下健康成长。

二、活埋井下十九天

旧社会矿工歌謠里說：“走投无路把炭掏，窖下掏炭命不保。”这话确实不假。资本家都是黑心肠，不管工人死活。他们为了多赚钱而少买坑木，巷道里往往有几十米不架棚子。常年不修巷道，棚子都东倒西歪的；通风排水不畅，峒子里满是污泥臭水，霉味熏人。垮掌子、透水、火灾、瓦斯爆炸等重大事故，经常发生，严重威胁着工人的生命。那时矿工们說：“下井七分灾，不知上来上不来。”一个矿工早上去上班，晚上能不能回来，谁也不敢肯定。只有结束了一天的劳役，躺在潮湿的窝棚里，才算是一天熬过来了。日本鬼子侵占淮矿的时候，鬼子硬逼工人到劳动环境很坏、很危险的地段去挖煤。有一次棚顶倒塌，矿工余月和被埋在井下十九天，亏得阶级兄弟的搭救，才侥幸没死。这件事充分说明了，旧社会矿工怎样在出生入死的恶劣环境下进行劳动的。

那是一九四一年旧历六月初三的下午，余月和和李富軒等十一个工人，坐在大通矿一号井北四槽的井口，准备下井。矿工们趁把头不在的时候，三三两两地議論开了：

“这几天井下淋水太大，我看很危险！”“是噢，资本家和把头们只知道想点子剥削我们，却不管工人的死活，我们不能眼睁睁地去给他们送命啊！”“去他妈的，我们不

下井了！”你一言我一語地講个不停。正說着，催命的汽笛嗚嗚地响了，把头就催逼矿工們下了井。

到了工作地点，淋水从棚頂上嘩嘩往下淌，棚架格吱吱地响，眼看就有塌頂的危險，几个有經驗的老工人跑到日本監工蒲田面前說：“淋水太大，很危險，不能进去！”日本鬼子哪管工人的死活，蛮橫地威胁着大家說：“淋水小小的，煤大大的，不去死啦死啦的。”連打帶罵地把大伙儿逼到煤峒里掏煤去了。

不一会，棚頂格吱格吱的响声越来越大了。矿工們見势不妙，拔腿就跑，刚跑出峒口，就被鬼子監工攔了回去。而鬼子監工却偷偷地溜走了。矿工还没捞着再跑，就听得嘩啦一声巨响，洪水象猛兽一样从煤壁里冲出来，一根根棚腿被冲倒了，連小鉄道都被冲毀了。矿工朱广汉等九人当时就被洪水淹死。余月和和李富軒刚巧因为抬煤出来，見此光景，忙跳下小眼，想从平巷逃走，可人哪里有水跑得快，刚到平巷，就被水堵住了。幸亏那里有个木垛，他俩就爬上去，暫且躲避洪水。

半天以后，水下去了，巷道被水冲得呲牙裂嘴，象一群吃人的野兽，整个峒子阴森森的。余月和和李富軒就从木垛上爬下来，寻找出路，誰知煤峒子和小眼都被塌下来的煤块和石头堵住了。幸好堵住余、李两人的这个峒子的北帮有一道通风透气的小裂縫，峒子里还有几寸高的一堆煤泥，拦住了一汪水。他俩就找来十多根腐朽的木料，排放在稀泥窝上，鋪上了一层煤渣，躺在上面。虽然有条裂縫可以透气，但是，煤峒子里霉味很重，熏得两人头昏脑胀。这时，他俩不由得想起了家中年迈的父母和无人照顧

的妻子儿女，也想起了死难的阶级兄弟，恨透了日寇和资本家。心想：这仇一定要报，这恨一定要消，无论如何也得活着出去。

可是没有饭吃怎么活呢？老余和老李就一个劲地睡。头几天，就饿得心发慌，头发晕，两眼发黑；嘴里渴得直冒火，浑身软弱无力。饿急了，两人就嚼衣服、啃烂木头和吞煤渣；渴了就喝水沟里的脏水。就这样，不知熬了多少白天和黑夜，一天到晚昏昏沉沉的。

后来老余和老李才知道，当他们十一人被埋在井下以后，日本鬼子还舍不得丢掉这北四槽煤区，又逼着工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来掏煤。有一天老余和老李忽然听到“咚咚”的手镐刨煤声，挣扎着爬起来，一面使劲地扒着煤壁，一面使劲地呼喊。两三声一喊，就累得喘不过气来，一阵天旋地转，昏倒了过去。老余昏倒了，老李就接着喊，实指望弟兄们听到喊声就会立即刨通煤壁来救援。不料他俩一喊，手镐声就不响了。一连几天都是这样。原来矿工们根本就想不到隔了这些日子，井下还会有活人。有的人还以为井下出了“鬼怪”，一听到呼喊就吓跑了。

不久，他俩在井下又听到“咚咚”的刨煤声，余月和就用石头敲打煤壁，并且打出点子来。反复敲打多次以后，正在掌子面刨煤的梁传文胆怯地喊到：“你是人是鬼？”老余答道：“是人！”梁传文又问：“你是哪个柜上干工的？”老余答道：“是尹耀山柜上的。”弟兄们相信了，齐声欢叫起来，所有在那里的人都一个劲地拚命刨，只听得“咚咚咚”一阵阵刨煤声，由远而近地越来越响，不多会就刨通了一个碗口大的洞，一道耀眼的灯光射了进来，



照在两个皮包骨头、半死不活的人的身上。弟兄們認出老余和老李，又高兴又悲痛，七手八脚很快地把煤壁扒开了。大伙一拥而上，抱住他俩流着热泪說：“想不到咱們弟兄还能見面。”經過大伙一說，老余和老李才知道被埋在井下已經十九天零三个小时了。

弟兄們急急忙忙地把老余和老李抬上了煤車，推到井口，坐罐籠上了井。余月和的表哥倪永树連忙先跑到老余家去报信。老余父亲說：“在井下过了十九天，哪还能活？”老余的母亲拿了一条破被单递給倪永树說：“你甭宽我的心了，快把你表弟裹起埋掉吧！”她說着說着，眼泪濶濶地往下落。不多会，弟兄們把老余抬到家里，一家人都楞住了。老余父亲說：“月和啊！想不到你还活着回